

江渭清同志的江都之行

梅应恺

1984年5月,江渭清在江都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陪同下,又一次来到江都视察。下车伊始,即提出要去他长期战斗的大桥、吴桥看看。他对解放前的大桥印象特别深,对随行的人说:过去有句歇后语——波斯六家庄、荞面疙瘩汤。老百姓生活很苦,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顿饭,靠瓜菜度日。耕地也少,家中的男劳力大部分从事艰苦的建筑行业。不是瓦匠就是木匠,瓦木匠占青壮年的一半以上。解放以后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,祖国建设日新月异,建筑工人有了用武之地,镇上成立了建筑队,县里有了建筑公司,不但承包国内的工程,还承包国外的工程。江都不愧是著名的建筑之乡、老百姓致富了,集体经济也壮大了。

从大桥回江都,经过曹王,江渭清要看看曹王的花木产业。曹王从汉代即开始种花,清代此处曾有花树局,单王家庄就有王义兴、王祥茂、王同兴等,规模很大,不仅销售自家苗木,还帮助乡邻销售。郑板桥留下过“千家养女先教曲,十里栽花算种田”的诗句。盆景也是曹王一大特色,百年以上的精品不在少数,分水旱盆景、树桩盆景、山石盆景。丁伙是一个新型乡镇,不但工业发达,生态文明也有相当特色,成为全国庭院高效区示范点。家家办苗圃,户户种花木,短短几年,形成了花木产业化。大桥、邵伯等镇花木产业也方兴未艾。建筑业是江都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,获得多个“鲁班奖”。乡村振兴,高效农业,宜居村庄,是江都鱼米之乡的另一特色。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,建成区面积达40平方公里,背街小巷整治每年都有进展。医院、学校等一批民生实事,给群众带来幸福感、满足感。“四乡”之称,给江渭清留下特别深的影响。

虽然长途劳顿,江渭清仍然不顾74岁的高龄,下午继续参观江都水利枢纽工程,边看边与随行的江都县委负责同志攀谈。他对里下河的情况也非常熟悉,他说:里下河是江苏省最低洼的地方,冬天放水沷田,解放前贫苦的农民住在“厦子”上,冬天用土基把门封上,出去逃荒要饭。来年春天才回来栽秧,每年只种一熟,虽然土地肥沃,但收成仍很低。解放以后,经过合作化,改造中低产田。特别是引江工程建成后,里下河水患得到根本的治理。他还了解到农民在秧田里养鱼,充分利用资源,连声称赞:江都是“鱼米之乡”“丝绸之乡”,名不虚传。

当天,江渭清夜宿江都,心潮澎湃,诗兴大发,泼墨挥毫,写下了《重游江都有感》:“四乡三十不停留,立志翻番谁肯休。高度文明齐放采,国强民富振神州。”

江都县政府将诗文制成石碑,嵌于引江路与工农路交叉口东南角建筑物墙面上,作为永久的纪念,激励着江都人民奋勇争先。

如果说童年是一部华丽的乐章,那么,对我们70后80后来说,小浣熊水浒卡,就是这其中最灵动的音符。

烤肉味的脆爽,拆面换卡的激动心情,热播《水浒传》浓烈的市井气息,成为我们小时候最活跃的主题,对古典名著最初的记忆。鲁智深的豪爽,武松的勇猛,吴用的多谋,水浒人物性格各异,武功各有千秋,栩栩如生形象跃然于卡片,我则在拆面、换卡中,集齐了普卡108将。

大家应该都吃过小浣熊方便面吧?5毛钱一袋,那时候和弟弟为了集齐108将,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从换牌换卡开始,当时集齐了50多将,还差很多,我们就开始拾废铁、空瓶子、废塑料布,攒钱买小浣熊干脆面。我用五张普通的卡,跟其他人换了一张闪卡,开心得一蹦三尺高。我把集齐的卡压在枕头底下,生怕别人偷走。

集卡,感觉这是小卖部的套路,也是个无底洞,能集齐这个卡片的少之又少。烤肉味的小浣熊方便面,从一开始的口水直流,到没有食欲,再到后来一闻到就反胃,可还是集不齐,宋江那张卡片一直不见踪影。没想到同班同学居然有那张闪卡,我要跟他换,他就是不给我换,我很是嫉妒他,就想了一个坏点子,等他去上早操的时候,把他的闪卡撕了藏起来。

小时候的我腿脚不灵便,老师允许我不去做早操。我看同学们都做早操了,便打开那个同学的语文书,看到那张卡就在书里夹着。二话不说,撕成了几个碎片,直接扔进垃圾桶里。我不是扔一个垃圾桶,是把一点碎片放在我们班级的垃圾桶,又放在外面的大垃圾桶,还有一点碎片直接上厕所冲走了。

同学下午才发现卡不见了,只见他跑进跑出到处寻找,砰一声巨响,教室的门被狠狠撞开,他满脸通红,额头上青筋暴起,眼睛睁得大大的,在班里大声怒吼:谁把我的闪卡偷走了?从一开始的愤怒,到最后的喃喃自语,眼含泪水,绝望和无奈的神情。

这么多年来,儿时的那一幕不断地在脑海中回放,让我懊悔不已。现在想想,我真不应该把把他的闪卡给撕了。小浣熊方便面吃了不知多少包,年少无知的我不懂这是产品的营销策略,伤害了同学的心,水浒传闪卡我和弟弟一直也没有集齐。

小浣熊水浒卡

往事悠悠

王学春

人间烟火

扬州的冬天

吉峰

扬州的冬天,是一幅淡雅而温馨的水墨画,缓缓铺展在每一位驻足者的心田。这座古城,以其独有的韵味,让每一个季节都充满了诗意,而冬天,更是以一种静谧而深邃的姿态,让人沉醉。

扬州的冬天,不像北国的冬日那般凛冽,也不似江南的冬天那般湿冷入骨。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温柔与静美,仿佛一位温婉的女子,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当晨曦初破,太阳在淡淡的晨雾中缓缓升起,那份慵懒与闲适,仿佛大自然特意在这座城市定制的冬日序曲,虽然不如夏日那般炽烈,却也别有一番风味,带着一丝丝凉意,却也让人心生暖意。

扬州的冬天,老城区的巷院内挂满了准备过年的咸货。鸡鸭鱼肉琳琅满目,一眼望去尽是人间烟火气。扬州的冬天并非只有寒冷与萧瑟。阳光洒满大地,无风的中午,那份温暖仿佛能让人忘却冬日的寒冷,仿佛置身于早春的怀抱中。这时,不妨端一把椅子,坐在阳光房里,品一杯香茗,闭上眼睛,让思绪飞扬,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惬意。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身上,暖洋洋的,让人心生欢喜。

到了傍晚,扬州的冬天又呈现另一番景象。夕阳挂在树梢上,像一盏即将熄灭的灯笼,依然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黑色渐渐笼罩了大

地,一切都变得沉静而神秘。此时此刻,才更能体会到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意境。人生的美好往往也是短暂的,正是这份短暂,才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。

扬州的冬天湿气较重,寒风一吹,更觉阴冷,但正是这样的气候,造就了冬日里独特的美丽。时而飘落的雪花,如同春天的梨花盛开,将

地,一切都变得沉静而神秘。此时此刻,才更能体会到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意境。人生的美好往往也是短暂的,正是这份短暂,才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。

扬州的冬天湿气较重,寒风一吹,更觉阴冷,但正是这样的气候,造就了冬日里独特的美丽。时而飘落的雪花,如同春天的梨花盛开,将

大地装扮得银装素裹,美不胜收。雪花覆盖了夏日的浮躁,给人的心灵带来净化与升华。冬天,是万物养精蓄锐的季节,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度过寒冬,积蓄力量,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当春天的脚步悄然临近,便会迸发出积蓄已久的力量,给大自然带来勃勃生机。

我喜欢扬州的冬天,喜欢它的静谧与美丽,喜欢它的温馨与惬意,感受到岁月的沉淀与生命的坚韧,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。

扬州的冬天,是一幅动人的画,是一首温馨的诗。

民间传说

开元寺与田家祠堂的传说

郭德平

关于大桥开元寺的来历,天明生曾在《大桥开元寺顺治年间搬迁之谜》文章中说到,于顺治十八年搬迁至傅里桥的谜团基本有了眉目。是因为古开元寺建在靠近江边的地方,后因坍江,才由大桥田氏家族在顺治十八年搬迁至现在所在地。

他在《大桥开元寺田氏是宋朝文学家田锡后人》一文中,还有这么一段描述:田常宏听田氏长辈说过,原来田氏总祠堂在现开元寺的东面,田家院有分祠堂,他们每年不仅在分祠堂祭拜,还会集中到总祠堂拜祭先祖。

前不久,我偶然路过大桥镇西三丰村,看到一座50多年前的生产队仓库还在,造型独特,还

有“朱县仓库”四个字的水泥浮雕,出于好奇想追寻一番,刚好遇见居住在仓库后面的郭泰玉老人,听他讲述了开元寺与田家祠堂的传说。

郭泰玉今年已89高龄,据他回忆,这座仓库原来是田氏祠堂,解放后祠堂年久失修倒塌。生产队修建了仓库,位置正好在开元寺东几百米,这和天明生文中所说的相吻合。

小时候,郭泰玉曾听当地老人说,现在开元寺的地方本是田氏祠堂所在地。田氏家族中有一位田山,是个阴阳先生,看中开元寺所在地是风水宝地,决定将田氏祠堂建在此地。在基础已经打好的一天,忽然狂风大雨,从天上飞来一个大殿,坐落在田家祠堂里,无法搬走,田家

祠堂只好搬迁到现在朱县生产队仓库的地方。

据说开元寺有两个神奇之处。一是东南侧有一处水汪塘,一年四季有水,大旱之年仍然如此;二是西北角有一段围墙,每年都会被风刮倒一次。据传说,开元寺所在地是一个龙地,水汪塘是龙戏水的地方,龙尾在西北角。

现在仓库地方所建的田家祠堂,前后三进,原来东侧还有三间房,是看护祠堂的。郭泰玉说,朱县生产队是个船地,无论遇到什么水灾之年,朱县巷都不会遭水淹。自从田家祠堂搬迁到现在的地方,田氏家族就慢慢衰落了,有的就说,船上怎么能种地,所以后代不旺。